

▲ 玉壶冰心

温柔的橘子

□ 米丽宏

一入冬,黄澄澄的橘子就大规模现身北方街头。超市的柜台、集市的摊位,就连偏僻山村的小店里,都有金黄、扁圆的艳影,熠熠灿灿,闪亮入眼……大大小小的“橘子”山,构成了甜蜜丰腴的冬日视觉。

想起小时候,物资贫乏,我们上学了还压根儿没听说过“橘子”这个词。那时,跟我差不多大的娃们,都喜欢到山野里寻“好吃的”。北方的山野,无非就是野桃、野杏、野酸枣之类。野果一露头,我们就开始揪着吃。红薯、萝卜、茄子当水果,也是常有的。八月十五瓜果季,吃到一个苹果,嘿,甭提多满足了。

至于橘子,谁知道那是什么宝物。

一个除夕夜,我们一家人简单“团”年之后,爹去了村东三姑家。跟三姑父一道把酒,是爹辞旧迎新的惯例,也是他一年里最放松、最奢侈的享受。娘深知这种快乐对他来说是多么难得,态度由开初的默认慢慢变成了支持。

近午夜,爹回来了。进屋先拂去一肩雪花,然后从兜子里变魔术般变出两个圆果来。我们向他手上的果儿看去:形微扁,色明黄,表皮儿有丁点点的麻点儿。

随之,一股柔和清新的味儿,无声拂过来。

爹说:“没见过吧?橘子!嘿!南方的水果。”

“甜的还是酸的?”娘问。

爹说:“有甜有酸,看运气吧。”他说着,让我把其中一枚送往奶奶屋。

我跑到北屋,把橘子往奶奶手中一按,说:“奶奶,吃橘子。”奶奶似乎没反应过来,嘴里说着:“哎!哎……”

我跑回了屋,满心都是橘子。

爹正剖开橘子,说:“看,好多瓣儿团在一块儿,像不像大蒜?”

像,也不像。那黄澄澄的“蒜瓣”,大而温柔。我们数了数,是十瓣,正好每人分到两瓣。

我接过爹分给我的两瓣橘,只觉软软的,柔柔的,不似苹果坚挺,不似软柿流溢;放嘴里,在齿间一挤,清甜柔润的汁水,喷薄般爆浆,满口芬芳。两瓣橘子吃完,无渣无滓,去留无迹。而清新之橘香,还在周围一丝丝缭绕。

▲ 吉光片羽

享受冬天

□ 朱凌

在四季流转的篇章中,冬天总是以一种沉稳而深邃的姿态,缓缓步入我们的世界。它带着银白的纱幔,将大地装扮成一片静谧的仙境,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,去感受那份独有的韵味与美好。享受冬天,不仅是对季节的顺应,更是对生活的一种深刻体悟。

享受冬天,享受在暖炉前与家人围坐的温馨时光。窗外寒风凛冽,室内却是暖意融融。一家人的欢声笑语,在热腾腾的饭菜香中交织,编织出一幅幅温馨的画面。那一刻,寒冷仿佛被隔绝在门外,留下的只有亲情的温暖与甜蜜。这样的场景,总能让人的心灵得到最深的慰藉,让人明白,无论外界如何严寒,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港湾。

而当一人独处,雪花纷飞的时刻,一杯热茶,一本好书,便构成了冬日里最静谧的风景。茶香袅袅,书香四溢,偶尔飘落的雪花,如同天空洒下的精灵,为这份宁静增添了几分诗意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时间仿佛凝固,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,只想沉浸在这份独有的宁静与美好之中。书与茶,成了冬日里最贴心的伴侣,它们不仅滋养了心灵,更让人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了安宁。

朋友相聚,冬日里的火锅成了最佳的纽带。热气腾腾的火锅,不仅温暖了身体,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。大家围坐一桌,畅谈人生,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。友情在火锅的香气中升华,让人感受到冬天里别样的温暖与力量。这样的相聚,让人深刻体会到,真正的友谊,就像冬日里的阳光,虽不炽热,却能温暖人心。

与母亲共卧一榻,听

爹说:“橘子树长在千里外的南方,这橘子是赶马车的老姨夫从外面买回来的。他买了五斤,分给了十六家,让大家尝尝。”

我想着,这来自遥远之地的橘子,辗转经过多少人啊,最后才来到我们手上。它比我们见过的世界还大。

大年初一,一大早起来,我们跑进奶奶屋,去给奶奶拜年。眼见那枚橘子,端端在她的老八仙桌上安静放着。奶奶说:“这个年过得好!有饺子,有橘子,大吉大利!”

她拿过那个橘子,仔细撕开橘子皮。浓烈的橘香又一次扑面而来。呵,八瓣!奶奶说:“大妮儿、二妮儿一人两瓣,老三还小,三瓣。还有一瓣,奶奶尝尝。”

乖巧的妹妹说:“我们吃过了,这个是奶奶的。”

我也说:“奶奶吃吧,我们不吃。”

奶奶哈哈笑了,说:“奶奶也尝尝这橘子。”

四岁的小弟顾不得搭话,早把他的几瓣送进了嘴里。温柔的橘香,再一次漫散开来。

橘子皮儿,也被奶奶收集起来,放窗台边晾着。几天过去,变得蜷缩硬翘,颜色也暗了。奶奶用它泡水喝,说有橘子味儿。

那两枚橘子,刷新了一个北方家庭的味蕾记忆。

几年后,奶奶生病了。在最后的日子里,她忽然想起那年的橘子。我们买来橘子,拿到她跟前,剥开皮,摘掉橘瓣上的白色丝络,将橘瓣小心塞在她口中。她干瘪的嘴巴慢慢蠕动着,用牙床将橘瓣儿挤烂。然而,只吃了两瓣,就很乏力地说:“橘瓣留着吧,等我好点儿了,就去晾干,泡水喝……”

我在课本上读到朱自清的《背影》时,奶奶过世时间还不长。“父亲”那句经典的叮嘱,让我哗然泪落。他对儿子说: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,不要走动。”那朱红的橘子,在我眼前跃动着,唤醒了遥远和切近的回忆。这一枚从《楚辞》里走出的水果啊,担得起亲情的重量。它那么柔和:外形柔,色彩柔;内瓤柔,滋味也柔。然而,柔,不等于软,不等于弱,柔是让世界领受一切的伟大力量。

橘子,是一座梦的建筑。这是作家李汉荣说的,“除了柔软、温情、甘露,除了爱的纤维、思念的经纬,再没有任何杂质,再没有任何杂味,再没有任何杂念”。

是的,纯纯的,橘子就是一颗心。

▲ 心灵物语

阅读冬天的树

□ 王莲

冬天的树,简练,清楚。

冬天的树像在静静地思索。

坐在图书馆二楼的某个角落,偶尔抬起头来,发现了苦楝子树的剪影。窗子是它的背景,最上面的窗框将它横切。倒垂下来的枝丫和果实疏疏落落,惹起人遥远的思绪。其他树的果实,无论大小,都很难留到冬日,很早就被鸟吃得一干二净。这苦楝子树的果实,却能一个不少地留着,像一根根火柴,欲点燃春的交响。

某个或喧嚣或静寂的街角,树落尽了所有叶子。每一棵树都是独立的个体。如果可以虚化掉四周的所有,就那么展现一棵树的全部,那每一棵树都是一个传奇。春天发芽,秋天落叶,风吹的时候,它就唱歌和说话。它们彼此眺望,挺向天空,按照自己的意愿,在天地的哺育中自然舒展,积累出年轮。

眼前的一株黄栌,还没掉完所有的叶子。浅绿、深绿、橙黄、浅黄,它在一众树木的衬托下美成了一幅画。我在几米外的距离深深凝望,凝望它的姿势。你看它整体向右倾斜,像个羞涩的少女侧身而立。我不敢走近,怕打扰到它的呼吸。每年到北京西山观红叶的人数不胜数,而我更愿意在这样一个冬日与一棵黄栌不期而遇。

泰戈尔说:“我在树叶的兴奋中,看到空气的无形舞蹈,在树叶的闪光明灭里,觉察天空秘密的心跳。”但是,我却发现一棵树:树皮有的已剥落,枝干也不再呈暗青色,而是完全枯黄了。但是有经验的老人会说:“也许它的确不行了。但是过冬之后可能还会萌芽抽枝的——说不定它正在养精蓄锐呢!记住,孩子!冬天,千万不要砍树。”人和树一样,人生没有真正的绝望。每个人都要学会等待,等待看到冬天之后的情景。

树在秋天落叶,心很疼吧。可是冬天,它却让心在平静中积蓄力量。在寒冷的际遇里,心底留存一些希望,终会迎来一个繁盛的季节。春天一到,芳华依然。

▲ 雪泥鸿爪

时光的脚步

□ 杨丽丽

时光的脚步匆忙而准时,走过春天的生机勃勃,走过夏天的热烈澎湃,走过秋天的绚丽多彩,又走进了冬天的静谧安然。

“清寒入山骨,草木尽坚瘦。”冬天来了,万物都放慢了前行的脚步,枝头的叶子也落入了大地的怀抱,树木显露出冬天的风骨,湖水渐渐熄灭了往日的激情,变得安静而平和,原野脱下了五彩缤纷的外衣,把对春天的希望封锁在心中,天空像被水洗过一样,变得湛蓝清澈,远处的群山,跟着时节脚步更换了底色,由青葱变得枯黄,远远望去瘦骨嶙峋,有了寒山的气质。

冬天是静谧安然的,就像一位睿智的老者,在经历了春风夏雨秋霜的历练后,越发成熟稳重起来。红叶满阶、霜花遍地,冬天认真翻阅着过往,在时光的路途上沉淀思索着,那些凡尘琐事像一阵清风吹过,我们感受了,也经历了,但最终还是要昂着头向前行。

阳光温吞吞地洒在大地上,带着一丝温暖,又带着一份凉意,霜气在空气中慢慢弥散,天是真的冷了。我缓步走在冬天的公园里,看着树叶落尽的大树,我的思绪如飞扬的尘埃四处飘散。此刻,我的心被冬天的纯粹打扫得纤尘不染,就如这沉淀的时光,慢慢在岁月流逝中变得沉静如斯。

秋收冬藏,冬天是休养生息的季节,大地完成了果实丰收的任务,辛劳了一年的人们也拂去了满身的尘埃,停下了奔波的脚步,他们像一艘艘航船停靠在时光的驿站里,听一首歌,看一场电影,或者品一盏茶,读一卷书,让冬日的时光慢慢抚慰奔波的心灵。

停一停吧,就在这冬日的时光里,给自己放一个假,像大地一样敞开胸怀,把所有热情都蕴藏在心底,慢慢等待回归的春风再一次叫醒那些蛰伏的希望。